

# 带队下乡的那些日子

□乔燕章



“1973年,在焦作矿务局朱村矿井下工作的我被借调到政工组工作。有一天,政工组丁组长对我说:“小乔,经领导研究,抽调你加入工宣队,明天你到矿务局乔洼农场报到,由农场领导给你安排具体工作。”我立即表示服从领导安排,积极完成任务。

那时候,焦作矿务局除了煤炭生产是主业外,农林牧副渔什么都有,乔洼农场就是焦作矿务局所辖的一个单位,和农村一样春种秋收。当时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焦作矿务局下属各个煤矿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是职工子弟,所以不少学生就近在焦作矿务局的农场参加生产劳动。

## 一

来到乔洼农场后,大部分学生留在农场和职工一起参加农业劳动,另给我和李封矿的一位许师傅分配了10名学生到演马矿矸集上拾煤。拾煤的收入由会计入账,每月统计上交财务。关于吃饭、住宿及劳动工具等,有关领导已打过招呼,由演马矿安排。

我和许师傅与演马矿结合后,学生宿舍就安排在演马矿旁边,我们给会计小刘单独安排一间宿舍,其他人都住大间宿舍。我和许师傅一同住在男生宿舍,和学生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我记得,我们这个小团体除了我和许师傅之外,一共有12个人,其中有矿上安排的两个农村妇女,她们拾的煤是以量计酬,学生拾煤是每天按

计划完成任务。说到拾煤,其实我们捡的都是炭,这些不起眼的小炭块混在了矸里,不捡出来就浪费了。为了提高效率,我们开展了小型劳动竞赛,不少学生都超额完成了任务。在管理工作上,我和许师傅进行了分工,许师傅负责拾煤记量和安全工作,我负责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。但是,我俩既分工又合作,相处得很和谐。没事时我也到矸集上拾煤,从中体会到拾煤虽然不是重体力劳动,但一晌下来又脏又累,也是很辛苦的。特别是有的女学生平时干净惯了,现在拾煤背的是箩筐,穿的是工装,满身黑乎乎的,见个熟人都不好意思打招呼。

## 二

我们的学习时间一般定在晚饭后,时长也就半个小时,

内容是简单总结一下当天的工作、强调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等。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,我们隔三岔五组织一些活动放松一下,比如唱歌、讲故事、猜谜语。我依稀记得当时曾出过两个谜语,其中一个“一点一横一大甩,两个疙拐四小甩,左一甩右一甩,一甩一甩又一甩,打一个字”。当时,许多学生一时猜不出来。最后,一位姓冯的女生猜出来是“廖”字,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还有一个是对联谜:“上联是一口能吞二泉三江四海五湖水,下联是孤胆敢入十方百姓千家万户门,打一物品。”为了启发大家,我当时说这个物品咱男生和女生宿舍都有。真是一句话点开思路,好几个学生同时喊出“暖水瓶”。我和许师傅都为学生们的机敏感到高兴。

## 三

在带队拾煤的那些日子里,我们有欢乐,也遇到过困难。因为带队领导等同于学生家长,有问题你得给学生解决,不能推诿不管。这方面,

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。有一天,两名女学生私下找我反映问题,其中一个说:“乔队长,今天我们下班洗澡回来,小兰发现放在宿舍衣服兜里的30元钱不见了,我们想肯定是那两个拾煤的农村妇女偷的,你得抓紧去问问她们。”我当时制止说:“没证据的事不能瞎猜疑,咱不能乱怀疑人。你们回去和人家保持正常关系,等我考虑考虑再说。”当时许师傅有事回家了,处理这事我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,我认真思考后想出一个办法。打定主意后,我匆匆忙忙赶到矿上,请木工师傅给我钉了个意见箱,又到供应科要了把小锁。回到宿舍后,我就把它钉在了宿舍外面的墙上,然后通知大家吃过晚饭一起到宿舍开会学习。

会议开始后,我先组织大家学习了文章《纪念白求恩》。接着,我说:“今天,小兰同学有件事情请大家帮忙,由于她不小心把母亲给的买衣服钱弄丢了,害怕挨母亲吵,急得她直抹眼泪。今天在座的,咱不管屋里还

是院里,都认真帮她找找。如果谁找到了,就投到外面的意见箱里。不管找到找不到,我和小兰同学都谢谢大家。”

我第一天打开意见箱,里面是空的;第二天打开,外甥打灯笼——照(舅)旧,这下我想恐怕没希望了。谁知第三天打开后,一卷纸币赫然出现在里面,我找来小兰一核对,一分不少。这件事就这样悄然解决了,我告诉有关人员今后谁也不许再提起。

## 四

岁月如梭,两年多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,我和许师傅的带队任务也圆满完成,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,那段带领知识青年拾煤的日子也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成为难忘的记忆。

昔日的焦作矿务局如今已浴火重生、顺势而变,新的焦煤集团正以迅猛之势,发展成为一个以煤为主、多业并举的现代化大型企业。我们衷心祝愿焦煤集团的明天更加美好。

关注焦作晚报  
让您的生活

有“盐”有“甜”有“料”

大事小情早知晓 您有烦恼请爆料 美食娱乐最地道



扫码关注不迷路

